澳華新文苑

第1129期

十目挽歌 為總理送行

晉 夫

一

我深深地鞠下一躬，
向著溫暖的陽光，
向著冰冷的人間。
向著狩制的墓碑，
向著叢林的方向。

那裡有休息的天堂，
你不必再匆匆忙忙，
像你匆忙地來了，
又被匆忙地離開。

克强總理，
一路走好。

二

看不透，
也猜不透。
一個人，
一個國級的大臣。
沒有告別，
沒有前兆，
沒有痕跡，
說走就走了。

黃浦江的水，
呆呆傻傻地流淌著。
給不出一個完整的理由。
那些蒼穹之下的耳目，
那些游走的僵屍，
那些冷漠的愚昧，
那些精致的奴僕。
這祥和的紅色，
讓人愛得恐怖。

三

昨天的細風，
已長成今天的哀號。
昨日的詩歌，
已換成離別的訃告。
這十月裡變涼的枝頭，
掛著我乾癟的淚水。
鮮花和思考是最好的哀悼。

已無需安撫那愚昧和麻木，
也不必在意赤裸的假笑。
謊言深不可測，
魔鬼也在高呼：
公平，正義。自由，民主。

四

把你謙卑善良的目光，
存放在我愛能莫助的心頭。
你走了，
我只留哀傷與靜默。

有人在用你的離去，
嘲弄我悲痛的思念。
他們舁敞了你的腳跡，
抹去了真相和留言。
我在用你獨有的光輝，
向著五千年的夜，
降半旗。

五

你像一顆松，
在一場風雨後消隱。
曾經的存在已視為永恆，
挺拔的身軀高聳入雲。
山水間直立著你的風骨，
風沙吹進了我的眼睛。

我流淚了，
夾雜著大海的哭聲。
那悲傷的浪花靜靜地開著，
落葉紛紛，
雨後的彩虹，
滿天的星星。
他們也來了，
來為你送行。

六

今天，
忽然有一種莫名的傷感，
是為那些先軀和勇士，
也是對自己的無能和懦弱。

這固若金湯的頑石，
只要有人談變革，
就會有生命參與的蹉跎。
六四的絕食，
一張A4白紙的浪潮。
潑墨女，
四通橋。

那些走在隊伍裡的人，
那些手拿鮮花祭奠的人。
那些揮臂吶喊的人，
那些為正義死去的人。

這世上一遭，
雖說都是過客。
總有人死了，
但還活著。

七

還要流多少血，
才能染紅江山。
還要流多少淚，
才能填平江湖。
自由歷來都是要死人，
這風高路黑的夜，
人間已與地獄相連。

別小看他的病入膏肓，
別小看它的四面楚歌。
那千年荒石磨礪之爪，
在一點點殘噬天下。
順者昌，
逆行者，
心梗。

八

生命裡，
總有不斷迎來的新生謊言，
送走死去的真相。
記憶的空間被墳墓充滿，
心靈一次次地歷盡洗劫。

用滋笑來偽裝悲傷，
被希望帶入深淵。
悔恨是失落後潛入的疼痛。
懷念是呼吸後感到的困難。

當人們燃起所有的善良，
這世界還是少不了醜惡。
當該入土的都已被埋葬，
這世界還是少不了荒唐。

九

在我活著的時候，
總算看見你給這黑夜，
帶來一點希望，
給這市場的一片煙火，
添置了一點溫暖。
腳下是改革的堅定不移，
真正地思考過社稷的柴米油鹽。
那是一段動人的時光，
雖然很短。

在這個長睡不醒的夜晚，
信念支撐著你的疲憊不堪。
像黑夜裡的一盞路燈，
於黑暗長眠。
你盡力伸展的每一寸光線，
夢裡都會通往春天。
注後的日子，
要想收入過千，
會越來越難。

十

叢林在線，
該看見的，一目瞭然。
不該看見的，
是恐懼，是陰險。

那些被列入程序的雪花朵朵，
有的兔死狗烹，
有的雞犬升天。
你曾說，人在做，天在看。

當時間不語，
當江山腐爛，
難以續說，
無限山河淚，
誰言天地寬。

壯志未酬身先死，
滄海一聲唏噓，
舉國一聲長嘆。
股肱之臣暴斃海上，
天堂誰來蓋棺。

十一

讀過一首短詩，
詩名叫，等。
也不是在等什麼，
也不知要等多久。

也許等來的是一陣風，
也許是一場雨，
也許是一個餡餅，
也許是一個嚴冬，
也許是一場摧枯拉朽的山洪，
也許是一陣槍聲。

十二

周，走的時候，
人們喜用：為民操碎了心。
沒有下聯，
也沒有橫幅。
細思，細品，慢慢地讀。
四九年至今，
誰不在為黨為家付出。

有的為平反冤假錯案操心，
有的為打倒毛夫人妥協。
有的為自家的三峽廢寢忘食，
有的為反腐准備了棺木。
有的為災情淚灑現場，
你嘔心瀝血小心翼翼，
東奔西突意為改革開放。
眼前這位，
才不久封了上海的城，
卻讓更多隻眼睛真正認清，
世上本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十三

卑微的生命不需吶喊，
只需承受。
入骨的奴性無需喚醒，
只需歌頌。
太長的黑夜無需天明，
只需習慣。
愚昧的無知無需啓蒙，
只需做夢。

十四

陽光轉陰，日復一日。
雨水溢滿世紀的溝躥。
傾瀉的淚水，
在每一片草葉的眼裡流出。

這繁華過後的廣場，
長出一片白色的花朵。
金水橋的水面，
勾勒出又一幅清明上河圖。

龜裂的土地，
乾枯的眼珠。
燃燒的路燈，
落日的窮途。

十五

我的悲哀泛濫成洪，
只在瞬間，
奪眶而出。
從北疆的大漠，
一直到南極的冰窟。
一路見證腥風血雨，
黃河天流，
長城無阻。
烈火流星，
岩漿病毒。
一路向東，
一路向東喲，
如此地迅猛，
又是如此地無助。
流經五千年的荒蠻，
一次又一次，
在絕望中反復。

十六

當陽光穿透夢幻，
走出黑暗向著黎明。
我慶幸自己見過真正的太陽，
白天驅趕著死去的陰影。
我從死人堆裡跑了出來，
為地獄做個見證。

我見過偉大的屍體，
也見過乾枯的畜蟲。
見過生不如死，
也見過死不如生。
沒有陽光陪伴的輝煌，
都將在黑暗中凋零。

這世界人手一個枷鎖，
生而知之不公。
有人風平浪靜，
有人血雨腥風。
有人生而為泥，
有人生而為銅。
活著的，
都想把自己活成風景。

十七

你付出的生命，
有後人來評。
體恤天下的有情人，
我多麼想借你的手力挽狂瀾，
想你和平過渡，
想你帶領草民走出困境。

喜聽你用真相說話，
用收入不到一千的數字論證。
可這慘淡可怕的結局，
是不是你要的公平？

五千年的怪圈走進走出，
都是一場自己為自己
流淚的感動。
你的臣民還沒有准備好饅頭，
你已經消失不見了背影。
我站在茶市口，
不知自己是手拿白茶幫的靈魂，
還是眼含淚花的春風。

十八

大海褪去洶湧，
雷電褪去怒吼。
山川退去回聲，
浪花褪去哀嚎。
這早已黑透的夜，
死亡已逼近每一個路口。
路路可行，
可又無路可走。

此時的我如果哭出聲來，
不是為自己贖罪，
就是為華夏淚流。
如果你所謂高貴的生命，
也是如此地結束於無足輕重，
想一想那些自生自滅的種子，
和當家作主的家奴。
那些號稱七十年前就
已站起來的人們，
又在一場場浩劫中
折腰斷腳失魂喪命。
何為明天？
全民躺平。
總理一腔鴻鵠志，
國民一場南柯夢。
黃河千年魔咒語，
折騰折騰再折騰。
（28／10／2023）

沉痛哀悼李克強總理

舉國哀音起，魁星殞落時。
含悲花似海，飲泣淚成詩。
夢裡紫光閣，人間煙火詞。
為民呼與鼓，勛業有天知。

丹桂飄香

噩耗驚天動地來，山川肅穆九州哀。
千言傷逝筆端出，萬朵素花心底開。
清白有碑垂史冊，上蒼何故妒英才。
布衣長揖送良相，待夢圓時祭夜台。

王香谷

驚嘆英年薨此秋，初心難再為民謀。
辭行金句猶盈耳，不信長江水倒流。

老夫子

壯心未已 本想救世竟辭世；
盡瘁終生 原來平民更為民。

James Zhang

丹青自會為千古鏡鑒

吳祚來

在一邊倒向文革化的大潮中
李克強能獨善其身
大聲疾呼
黃河長江之水不會倒流

在一片盛世的頌聲裡
身為總理敢亮出家底
中國六億人月入也就一千
撕破了皇帝顏面

沒見過他妄為之行
沒聽過他說過諛媚之言
從文革中走出公開反文革
寫完人生大義孤勇之篇

古有殺身成仁
今有被誅就義
句號劃在哪裡並不重要
丹青自會為千古鏡鑒

無 題

曹 天

懷念他不是因為他的好
僅僅是他沒有那麼壞
榮國府裡除了門口那對獅子
沒有一件東西是乾淨的
一束花加一束花

如果一個人不是因為有了多大的成就被懷念…而是因為什麼都做不了而被紀念……那就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哀了！

會成為一束手榴彈
而一束手榴彈扔進公共廁所
是會激起民糞的

精心策劃的崇拜被碎了一地
他無聲地離去
民心正把他高高舉起
秋將盡冬會來燕山雪花大如席
梅的每一朵蓓蕾
都是為了炸響春的消息

時間空間（系列五章）

莊偉傑

（接上期）想想這些年來，一邊試著擺脫所有的誘惑，一邊又夢想摘取點點星光；一次次以低調的姿勢降低飛翔的高度，又一次次懷揣鷹的翅膀自由搏擊長空。

哦二律背反，原來生活充滿悖論。

信手捻亮日光燈，像燃醒一季記憶。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跑得如此之快，自己竟然糊裡糊塗地走了過來。

坐忘含光。聆聽內心的鐘擺。一天之內似乎沒有完成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羞愧和不安像春蠶在心葉爬動。

里爾克說過，在“時間”的歲月中，永遠沒有自己的故鄉。是的，失去時間難道能找回來嗎？

窗外倏然劃過一道電閃，剎那間覺得自己的眼睛，被晃出一脈芒刺。

試圖利用晚上做點白天裡無法做的事，飛進耳朵裡的瞌睡蟲，像醉漢朦朦朧朧地光顧了。

不得不打開自來水，緩慢地擦一把冷水臉，思維的羽翼似乎被重新激活。

禁不住打開冰箱，削一顆梨子潤肺，益加神爽氣清。

嘩嘩然地寫下幾行有趣的文字，卻找不到合適的體裁賦形。

不知哪個角落飛來一只可惡的蚊子，跟自己過不去，能奈其何？

子夜時分，想著新一天清早將有友人登門洽談交流，預備提早進入夢鄉。

獨自一人躺下，如釋重負。把心中之馬放牧在夜的荒原，那些秘而不宣的幸福悄悄降臨。

夜色把空蕩鋪開，世界的擁擠在此刻漸漸得到緩解。

最美時分，莫過於在不覺不知的節點上，與夢中的自己相遇。

冬夜隨想

恬靜而冷寂的冬夜，面對著書案上無序的排列，心緒未免有點紛亂。

獨自推門走出陽台，一陣冷嗖嗖的寒風迎面襲來，方知北半球的時令已值冬至。

有三兩點星星疏淡地發著寒光，天地間露出一片空濛的表情，好像給人以無盡的想像空間。

夜晚，是白天的歸宿，亦是夢境的開始；

冬季，是一年的終結，亦是春天的前奏。

塵封的往事和記憶，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在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每一個側面宛如一面鏡像，組合成多棱鏡面，折射出人生的共同宿命……

時光流駛。聖誕節已撲面而來。驅使我懷想的文字蘇醒般地走向悉尼居住的難忘歲月。

馬路對面，是一座富有歐洲建築風格的古典教堂，每天相對，卻無法領受它的聲息。也許，它與我之間只有沉默的距離。只記得每年聖誕節的那一天，是它最為熱鬧的日子，才意外聞到它呼吸的氣息，仿佛發現到一個生命體在證明它的存在。

這是一座教徒們信仰的家園。由於信仰的不同，它似乎與我無關或有關。

而現在，在夜深人靜時，我依稀記起那背景、那情形、那特殊的氛圍，像那座古舊的教堂，沒有因為風雨的侵襲而喪失自己的信仰。

我依稀看見了聖誕老人那身特別的打扮格外迷人，他舒展的笑意，伴隨一陣悠揚動聽的聖誕樂曲，縈繞在耳際。

此刻，我思想的蹤跡越走越遠……

有人認為，人生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對往事的追憶、對現實的把握和對未來的憧憬。

此話說來看似隨意輕鬆，實則要如意地做到並非易事。其中的奧秘在於許多人沒有或缺少一個可以作為精神支柱的信仰。基督的精神之所以遍及西方諸多角落，是因為許多虔誠的教徒從這個生命體中獲得一種精神支柱。

如果說這些教徒們從中漸漸悟到了人生的真諦，那麼，曾經每天從它身邊經過的我又能徹悟到什麼？

恬靜而冷寂的夜，我想到的是它的某種向度。當聖誕的鐘聲即將敲響，平安的歌聲為人們帶來了祝福和祈禱，首先讓我學會什麼叫感恩。

當我們情不自禁地用欣賞的目光來觀看世界洞明世事，也許就是對人生、對現實、對大自然心存感念。

我們感恩父母給予我們生命，而生命只有一次，學會珍惜就能擁有世界；我們感恩大自然賜予我們陽光的明媚、泉水的清澈、藍天的開闊，讓我們在它廣博無私的懷抱中，盡情地感受生命的自由與歡愉；我們感恩生活饋贈我們光怪陸離的因緣際遇，讓走在路上的我們，在追尋中體味到作為生命的高貴和尊嚴。

夜已愈來愈深。從回憶或夢境出發，黎明的到來正與自己的憧憬朝著同一個向度伸展。

我把視線指向天空，把目光鎖定在那些雖然散淡卻閃爍異樣光芒的星星。

從追憶中醒悟過來，那些美好的東西並沒有從視野裡消失，那些燦爛的風景在面對世界時，把美麗留給了夜，留給了我們。

有風從對面吹來，撫摸著臉頰。漫不經心輕輕咀嚼，內宇宙裡竟然透徹出一股靈魂湧動的波瀾……

享“神”聽“道”

你說，你正在享受“神”，正在聽“道”呢。

隨之，將意外收獲的一句話，傳來分享：

照著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人羞愧。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神光總會照常灑滿一身。

我並非宗教徒，但我尊重信仰。明月僅有一輪，或許信仰就是一個人心空中懸掛的皎潔。

是的，順從內心之所想，服膺於內心呼喚，夢自己所夢的，做自己想做的，“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人充滿勞績，只要懷揣膽識的燈盞走在路上，左邊亮出從容的膽，右邊點燃自在的識，哪怕面對生死這對冤家，也能自帶光，在夾縫中穿流而過，並在流動的聲音裡找到原初的自己。

星光說來就來，黑夜的頭頂繁花似錦。

河流嘩嘩奔跑，始終遼闊著自己的遼闊。

靜觀神光靜靜降臨，依然照徹在通往四面八方的路口。

你終於說出切身體會：相比較於懸在“雲裡霧裡”，更希望自己活在真實的人生畫面裡。不管是經歷外在的難處，還是內在的困惑，生命裡只要愛，所有的春天最終都能如期而至，重新回到光芒之中。

的確，愛的彌漫是另一種嫵媚的抵達。愛與光並行，可以同構，可以超越時空間的阻隔。如萬物，如道。

其實，困惑也罷，苦難也好，只不過是一場短暫瓢潑的風雨。

所有的經歷都通向神奇，所有的回聲都通向沒有邊界的未知。

流水的方向，不就是光陰的方向？愛的故事幽馥在花的動靜裡，相比於簇擁的葉更加生動。

靈魂的窗口，終究會亮起一盞燈。主動認領托起的光吧，重新整理心頁上斑駁交錯的亂碼。

《舊約詩篇》有云：我的魂默默無聲，專等候神，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必不動搖。

是的，神性互通人性。人神通靈，只要心在，只要抵達靈的意境。

一旦站在——夢之石頭堆砌的高台，就能俯瞰人世滄桑，讓光陰變得溫潤柔軟，讓附身石頭的所有預言，留下圓融大化的證詞。

或許，世上所有的神靈都是共通的，相似的。

或許，不同領域的神靈都是兄弟，抑或姐妹。

自我追問：這是神的啟諭，還是一個詩人對神靈密語的另類讀解？！

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試談沈嘉蔚油畫組合巨作《巴別塔》

何與懷

二，《巴別塔》：
“最後一個共產黨人”為一百五十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出一曲悲壯的挽歌

（接上期）沈嘉蔚以巨畫《烏托邦》描繪了共產黨人的奮鬥理想。在10月15日慶祝集會講話中，他坦承：

這是他們的夢想，也是我本人的夢想，即使在中年以後確信這永遠不可能實現，但是做夢時還是會想的。

這是沈嘉蔚由衷之言。

這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長的“革命”畫家，和許多他的同代人一樣，在文革中，是真誠的也是天真的共產主義者。他創作油畫《為我們偉大祖國站崗》時，滿懷革命激情；此畫隨後得到“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的稱贊，可謂慧眼識珠。沈嘉蔚的“紅”，並非一年半載，亦非簡單地隨大流，他是好思考的人，要細究起來，其思想根本來源是從蘇聯“十月革命”過來的……

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沈嘉蔚的革命理想逐步破滅了。或者正確地說，是政權樹立的理想被這個政權治下的現實擊破；是殘酷的社會現實遠離了沈嘉蔚心中所樹立的美好理想。

沈嘉蔚2002年“再見革命”畫展前言有一段像詩一般的話語，每一行的前半句聯起來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經典名著《雙城記》開頭那幾行字。沈嘉蔚這段話既是文革那段歲月的真實寫照，也是他本人後來思想轉變的結晶：

這是最好的時期，因為我們年青；
這是最壞的時期，因為我們瘋狂；
這是智慧的年紀，我們試圖瞭解所有的事情；
這是愚蠢的年紀，除了毛著我們讀不到任何書籍；
這是信仰的時代，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真正地；
這是懷疑的時代，我們責疑一切，私下裡；
這是光明的季節，當我被允許在畫布上作畫；
這是黑暗的季節；政治迫害遍佈各地；
這是希望的陽春，我們正值戀愛的花季；
這是絕望的嚴冬，知識分子掙扎在坑底；
我們擁有一切，年輕的生命意味著一切；
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有書，沒有教育，沒有足夠的食品，沒有自由……
我們筆直地走向天堂——共產主義天堂；
我們筆直地走向別處……
走向全民族的死亡。

毛澤東的文革搞了十年。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幫”及其爪牙被抓，文革隨之結束。沈嘉蔚在相對寬鬆的八十年代，事業大體總算順利，還加入了中共。但是，沈嘉蔚還是決定離開中國。1989年1月8日，周恩來忌日，他來到悉尼。作為一個油畫畫家，他希望到國外看看，覺得油畫的根在西方，到西方國家看原作，這是許多中國油畫家必須補的一課。然而，冥冥之中他好像也預見了什麼。

1989年6月，震驚世界的“六四”事件發生。這一年，東歐劇變，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共產黨政權紛紛倒台。最後，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克裡姆林宮屋頂旗桿上的蘇聯國旗開始下落，7時45分，一面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取而代之。此刻，標誌著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在許多人看來，也標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

“六四”屠殺，學生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又一次讓沈嘉蔚心靈遭受莫大的震動。他和很多人一樣，宣佈退出共產黨。

沈嘉蔚在澳洲接受了這個自由社會的價值觀。

有一個例子。

1998年4、5月間，在澳洲來自中國的原留學生中，發生一場論戰。有人提出“進退兩難”與“上下懸浮”的壓力與焦慮，有人追問哪裡是在澳洲居留的“新華人”的出路，有人對澳洲多元文化主義心存疑惑，沈嘉蔚按捺不住，為澳洲多元文化主義辯護。

（未完）

■沈嘉蔚在10月15日慶祝集會上講話。

■沈嘉蔚巨幅油畫《烏托邦》。

研討會通知

11月11日（周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將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舉行研討會，內容如下：

淳子、劉放、何丹尼、蔣行邁四人談

澳華文學三十年：從《嬗變》一書談起

歡迎與會者踴躍參與討論，大家為澳華文學的繁榮發展提供建議。

樂調圖書館地址：444-446 Princes Highway，Rockdale NSW 2216（圖書館大樓後有停車場，如坐火車，則在Rockdale火車站出口左手方向步行三四分鐘。）

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 2023年贊助作品揭曉

2023年南溟出版基金的贊助經評審委員會研究決定頒給兩部作品。其一是居住悉尼的米娜的長篇小說《南半球的寂寞》。其作品寫四位為了孩子的教育，離開男人和家庭，獨自在異國艱難寂寞度日的女人，把她們的日常和與澳洲社會互動的細節，表現得生動得體，有些細節甚至可圈可點，增加了小說的可信度。其二是居住在新西蘭的孫嘉瑞的文集《南太逐夢》。書中包含南太平洋各島的人文政治自然環境的介紹，特別是華人移居的歷史掌故，是海外華人較少人知悉的珍貴資料。祝賀兩位作者在十幾部申請作品中脫穎而出。

本年度評審為：蕭虹、何與懷、田地、徐棼、譚毅。各評委在肯定這兩部作品的同時也對其他申請作品給予了中肯的建議和意見。對評委們辛勤工作南溟特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南溟出版基金是為紀念蕭宗謀先生而設。蕭先生生前曾任世界書局總經理多年，對台灣出版界貢獻良多。本基金由其後人成立並主辦。

南溟基金每年資助兩部居住在澳洲和新西蘭華文作家出版著作。每部作品資助金額5000澳元。今年已是澳大利亞南溟基金資助出版的第二十年。